

magazine p

#28
WINTER 2017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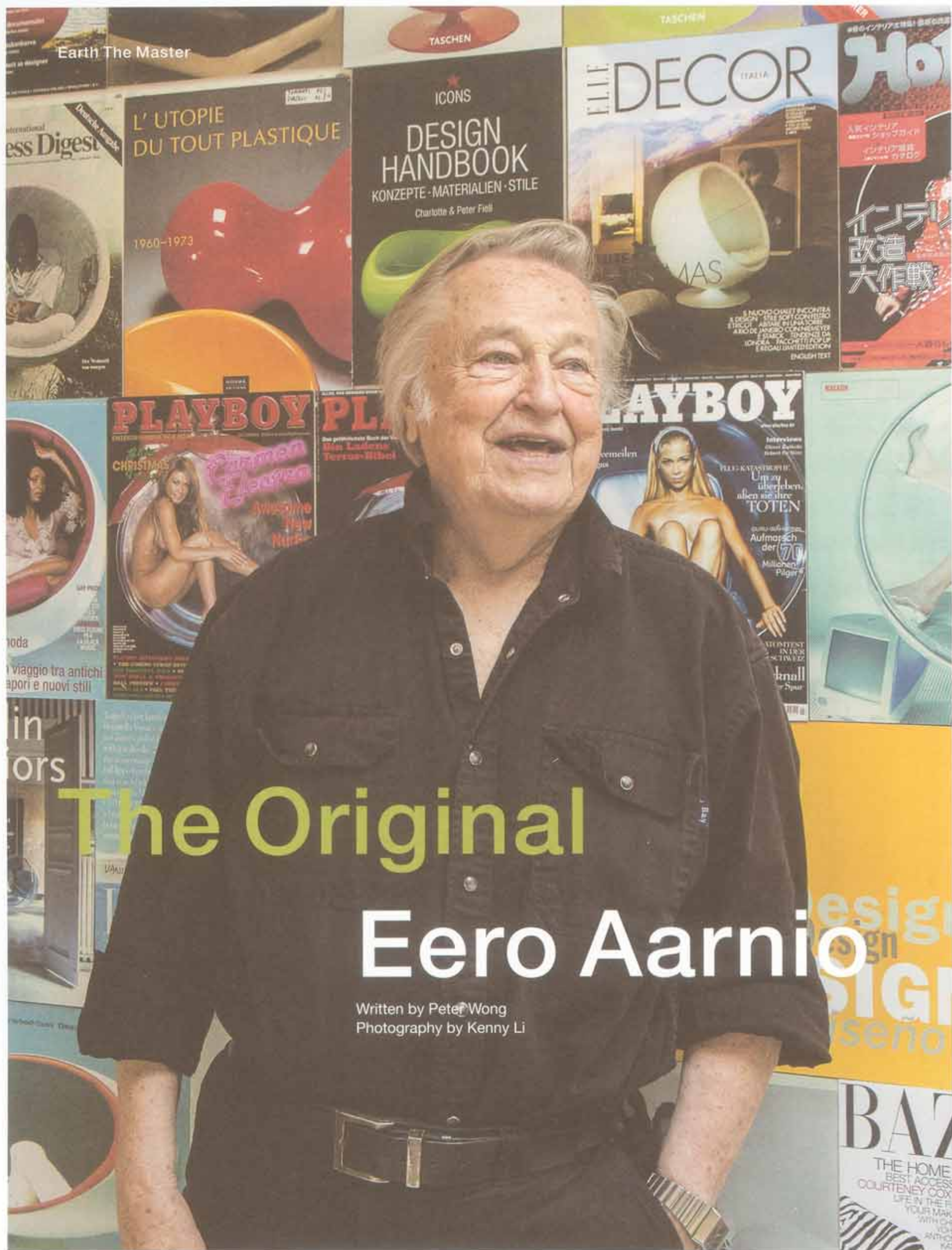
城市誌

for cultural creatives

The Earth Issue
立足本土 跳出未來

ISSN 2414-3065
9 772414 306009 >

Earth The Master



The Original

Eero Saarinen

Written by Peter Wong
Photography by Kenny Li

這個年代「大師」頭銜氾濫，從事創作十年八載可以叫做大師，或被稱為大師，是人們的審核能力降低了？還是自吹自擂的人愈來愈多？無可奈何之下，我給自己訂下一個審核的入門條件，便是年紀，或可以創作歲月超過半世紀的，才有配稱大師的可能性。請留意，只是可能，因為真正能被稱為大師的條件，除了年紀，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元素。這次到赫爾辛基採訪期間，很幸運讓我們遇上一位，只要看他超過半世紀以來作品風格的貫徹，還有真人對話現場交流間所感受到的創作熱情，你會得明白，所謂大師，該是如何給鍛鍊出來的。



說的便是堪稱芬蘭國寶的設計大師 Eero Aarnio。大師於 1932 年出生於芬蘭，1954 至 1957 年於赫爾辛基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Arts 求學，畢業後從軍一年，然後先後進入兩家建築公司工作。1962 年成立個人工作室，從事室內設計及工業設計。相信許多人認識大師，都是從 1963 年他設計的 Ball Chair 開始，是少數早期起用玻璃纖維的家具，開創先河，啟發無數後來者，像丹麥設計大師 Verner Panton 另一經典設計於 1967 年推出的 Panton Chair 便是。

有趣的是，玻璃纖維亦成為大師喜愛使用的素材，其後來的多件玻璃纖維代表作品便有 Pastil Chair 及 Tomato Chair。當然，除了 Ball Chair，還有曝光率極高用上阿加力膠的 Bubble Chair 至今亦成經典，兩者都是只需擺放一件在家便頓然令滿室生輝，漫溢普普藝術玩味氣息的神奇家具。

Ball Chair 緣起於 1960 年代初，當時芬蘭最大的家具公司 Asko 邀請大師設計一件塑料椅子，以改變公司多年以木材為主的傳統。於是 1962 年夏天，大師用報紙和漿糊為原材料，在藤家具啟發下，設計出適宜塑料製作全新的造型椅子。1963 至 1965 年間，大師用合成材料反覆試驗他的新設計，結果 Ball Chair

終於誕生，並在 1966 年科隆家具博覽會上一舉成名。

如果要數史上出現在大眾媒介最多的家具，相信 Ball Chair 必定名列前茅，所以任何對設計有興趣的傳媒朋友，每當有機會到芬蘭採訪，都必然會以能約見大師為榮，一來衝着他為芬蘭現代設計國寶的事實，二來自然是因為其超過半世紀的設計作品一直持續呈現大師玩味十足的風格，而且在今年屆 85 歲的高齡仍在從事設計工作，令人心悅誠服，都想一見真人，叨其大師神采光芒。

於是戰戰兢兢地寫電郵給大師的工作室，怎知其助手回覆爽快，更直接邀請我們到大師府第參觀聊天。哪裏離赫爾辛基市中心約 40 分鐘車程，我們約在週末早上，的士還未停定，便見大師站在門前迎接，他一身黑色襯衣及長褲，臉上掛着天真笑容，充滿喜悅的一邊接待我們進入屋內，一邊已口若懸河，聊起他的設計生涯來。

甫進入大宅便是一個像溫室設計的玻璃屋空間，哪裏佈滿了大師設計的家具，有點像 Eero Aarnio 小陳列室，那天雖然天陰，但在日光投射的透明空間裏看大師的作品，依然有種超現實的感覺。後來進入客廳極目皆是大師作品，除了廚房較少，其他如客廳、飯廳、起

居室還有外面露天陽台等等，都起用了大師設計的家具家品。如果將來大師百年歸老，後人想為他開博物館，直接把他家開放予公眾參觀便是了。

大師邀請我們試用的第一件家具，當然便是 Ball Chair，赫然就擺放在玻璃屋進入客廳的區間。只見它以最正宗的白色演繹，內籠配以深藍色絨布，旁邊竟然懸掛了一部紅色的古董電話，還叫我們拿起聽筒扮講電話，然後和他 selfie 留念，哪個場面，有點像在做夢。不是嗎？一個是設計大師，一張是最經典的椅子（據說還是最初生產的版本），然後你有機會坐在裏面，負責設計的大師伴在身旁，一邊解釋他的設計理念，一邊還跟你合照，有誰幻想過這種情景？！

步入客廳左面是安放了大沙發的起居室，右面是擺放電視和書櫃的閱讀室，右前方是廚房，左前方則是大師的工作室。然而大師似乎沒有坐下來的意思，繼續領着我們經過廚房步出陽台，跟着逕自往前面小路走下去，不久我們眼前



一亮，這才發現原來大宅建在河邊，前面是清新可喜的河川，回過頭看見到一間黑黝黝的小屋，大師叫我們自己入內看個究竟，竟然發現這是大師自己設計的桑拿屋！其黑黝黝的外表是因為它是桑拿類別中最難打理的 smoke sauna，全靠燻煙來為桑拿加熱，長年累月下，原本木材搭建的小屋都被燻黑了。

大師跟着也走進桑拿屋，坐在長椅上細說自己焗桑拿的經驗，還有當然是設計這小屋的概念。我們這才知道，芬蘭人除了喜歡在郊外自建 summer cottage 外，還會附加桑拿屋，而且大都倚河或海興建，因為當焗得熱了，便會一口氣跳進水裏降溫，取冰火相煎的健康快感。當我們在河邊慨嘆大師如何懂得享受大自然的當兒，只見他彎下身，在屋前夾板中央拉開一道小門，看着下面河水流過，笑說這便是他的天然冰箱，平時當一班朋友到來焗桑拿，他便會把香檳餐酒啤酒之類直接就放到水溫偏低的河水裏去，讓大家焗完桑拿便能享冰凍美酒了。

我們在桑拿屋前逗留了好一陣子才回到大宅裏，享用大師太座沖調的咖啡。突然又見大師走到剛才我們走進來的區間，然後把一扇趟門拉出，上面貼滿了以 Ball Chair 為封面的雜誌封面頁，目測有起碼六、七十個之多，有新有舊，

中間亦夾雜有大師自己上封面的照片，以真實歷史證據印證了 Ball Chair 可能是世上最有名的家具。我們趕緊讓大師站在雜誌牆前擺甫士，以鏡頭捕捉這歷史性一刻。

就這樣走着聊着便已經大半小時過去了，大師全程滔滔不絕，像閒話家常的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以毫不造作毫無掩飾的態度分享，我們聽着是愈發佩服，因為雖然極目是大師作品，但哪種震撼，還不及發自大師內心的真誠。可能大師站得太久，有點累了，於是我們移到起居室的沙發上，喝着大師太座沖調的咖啡，吃着曲奇，繼續聊天。

MP：這兩年有一個大型芬蘭設計在國際間巡迴展覽，像去年便在日本舉行。

EA：是的，哪個展覽展出的芬蘭設計有新有舊的，有趣的是，我也展出了近年的一件嶄新作品，是為日本一家專為幼兒園供應兒童家具的公司設計，是慶祝他們成立 100 週年的紀念作。

MP：除了日本，你還有和許多歐洲生產商合作吧。

EA：是的，例如意大利的 Magis 和 Alessi，還有 Serra Lunga 等等。還有你知道嗎？近年我還和越南胡志明市一家家具商合作呢！

MP：都是兒童家具？

EA：不是，他們主要生產室外家具。我很喜歡和他們合作，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MP：其實你可有想過退休，畢竟都工作了超過半世紀。。。

EA：不會的，我還年輕呢！（眾人大笑）

MP：你還是喜歡創作。

EA：當然，那麼好玩。

MP：過去多年，你一直都以塑膠作為主要的物料，你有沒有想過塑膠的未來發





展會是怎樣？

EA：我覺得塑膠能給到我自由發揮的空間，其他物料像木材或金屬在製作過程都比較複雜，只有塑膠是相對容易和簡單，它不需連接，可以一件過用啤模便能生產。所以自 1960 年代我開始以玻璃纖維製作家具，對人造纖維了解更甚，當然亦不止玻璃纖維，還有其他種類的塑膠。

其實你有所不知，當年我製作 Ball Chair 的原型是由香港一家藤器家具公司有份幫我完成的。那大概是 1965 年，我和朋友到香港旅遊考察，遇上這家藤器公司，在面談後便讓他們把我的思路製作原型，然後運到芬蘭給我自己加上漿紙完善，正是現在赫爾辛基舉行的芬蘭設計展裏的原型。

我還很記得在香港的時候，我們離開城市跑到郊外山上他們的工廠參觀，哪裏除了有許多工人外，到處亦有許多狗隻，我問他們原因，你知道他們怎樣回答嗎？「因為我們吃狗肉嘛！」（大笑）

MP：到現在中國還有人在吃呢！

EA：我知道的。而那時因為一些入口限制，藤器不能進口歐洲國家，於是我便想到改用塑膠。那時我自己在工作室內經過不少試驗，自己一手一腳完成整個原型，我以夾板做內模框架，然後加上漿紙。整個 Ball Chair 的尺寸從此沒有變過，大家之前坐過的 Ball Chair 便是哪個原型了。而你們知道怎樣分辨原裝 Ball Chair 和模仿版嗎？便是你細心留意，便會發現哪個玻璃纖維圓形是有接口的，今天坊間的模仿版便沒有。



我還記得第一次出現在雜誌封面是 Ball Chair 面世後不久，登上一本滑雪雜誌封面。之後便很多很多了，我也記不清楚。印象比較深的是《花花公子》創辦人 Hugh Hefner 都曾經坐在裏面和一堆兔女郎合照。後來他還拍了 Bubble Chair。

MP：《花花公子》封面上了幾次？

EA：三次。

MP：你最喜歡哪一個封面？

EA：下一個。

MP：剛才在你自己設計的桑拿屋聞到很香的木味。

EA：是的，我們的 smoke sauna 是會用燒特別的 Alder 木來取煙，取其煙的香味。你也可以用 birch 的，但要避開有白點的部分，因為燒出來會釋放有毒物質。夾板另一邊還有一個金屬製造的盒子，開蓋後便可以見到木材燒完的碳，上有一個通道讓煙經過，這就是我的小廚房，有時我會在一邊焗桑拿，一邊煙燻鱒魚吃。



而 smoke sauna 要事先預燒兩小時，門要打開，屋裏亦有一個孔供空氣流通之用。燒的時候整個桑拿屋會充滿煙。燒了兩小時後，我會把火熄滅，關上門讓房間充滿煙，之後才開始焗。通常我一個星期焗兩三次，因為家裏有電動的桑拿房，只需半小時便可以焗，甚麼也不用準備，更方便。（MP：但 Smoke Sauna 是更特別了！）是的，它是芬蘭老舊傳統的一部分。我會在桑拿和河來回三四趟的交互，從 120 度華氏的高溫到數十度華氏的低溫的極端冰火體驗，間中來一瓶啤酒，整个人立刻變得精神爽利，頭腦清晰。

這個 smoke sauna 是於 1990 年興建，是我一個朋友幫手的，有 27 年歷史了。我亦經常有朋友來探訪並一起焗桑拿，我堅持一點是，大家都要脫光衣服焗。你知道嗎？芬蘭傳統還有在桑拿房裏接生的，因為這裏天氣寒冷，只有桑拿較為溫暖，又可以煲熱水，用作接生便最適合不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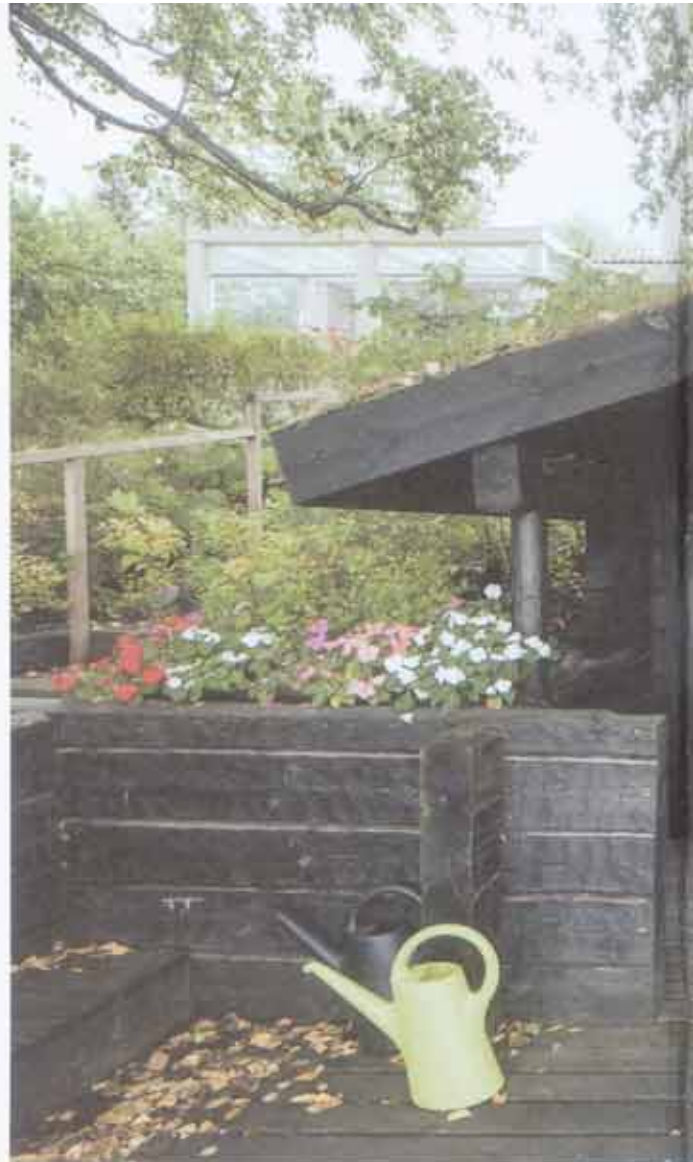
MP：你會如何創新改良桑拿的設計？

EA：沒有更好的了，這便是最理想的桑拿。現在芬蘭亦有些 smoke sauna 的，例如在 Sauna Society 裏便有三個，但規模大得多，太多人擠在裏面，氣氛感覺都沒有我這個細小桑拿來得密切窩心，而且味道都不能做到我這個香氣撲鼻的效果。

我年輕的時候原本想去報考建築的，但因為我的數學太差所以失敗了，這才轉去讀工業設計，之後便都很好，因為我就是喜歡設計。我不太喜歡做室內設計，但我喜歡設計所有物件。那也是我的工作。

MP：你有設計一些桑拿用品嗎？

EA：有的，例如你看見這個水勺子便是 1970 年代替芬蘭一家銀行設計的，你見到上面刻印了他們的標誌嗎？我先後替



這家銀行設計了很多東西。

MP：我覺得你應該為桑拿設計更多東西！

EA：不需要的了，因為已經很多桑拿用品了。反而有些特別一點的，例如你看我這道門的門柄便是由一件特別的木頭雕刻出來的，早在 1970 年代便已做了，然後當時我和太太說，有一日我要建一個 smoke sauna，結果數十年後成真。

MP：你一般在甚麼時候工作？每天的日常生活節奏是如何的？

EA：其實我沒有分工作還是休閒的時間，有時有靈感的時候可以一早便開始工作，沒有的話便做其他事情。所以我喜歡自由工作的性質，沒有時間限制。我不喜歡在限制下工作。

MP：但你不覺得在有限制下創作有時更好玩？

EA：不，我不喜歡這樣。你叫我設計一些東西，我會說或許，有靈感才會做。



現在芬蘭亦有些 smoke sauna 的，例如在 Sauna Society 裏便有三個，但規模大得多，太多人擠在裏面，氣氛感覺都沒有我這個細小桑拿來得密切窩心，而且味道都不能做到我這個香氣撲鼻的效果。

例如你看這個充電器，他們讓我設計，起初我不太喜歡它，充電器本身又不是我的創作，但兩個月之後靈感來了，於是便出現了這個叫 Mr. Charger 的設計。

MP：環顧你的家，除了當然的出自你手筆的家具家品，我們還見到其他設計師作品，例如 Archille Castiglioni，想知道你心目中有喜愛的設計師嗎？

EA：噢，我有很多喜愛的設計師呢！

MP：那麼當你設計時，你從哪裏獲得靈感？

EA：我不太可能解釋給你聽，那是一個過程，例如 Ball Chair 我設計了出來後，我發覺當我坐在裏面看書時有點太黑了，所以我便想到要設計一張透明的 Ball Chair，那便是後來的 Bubble Chair，就是一個過程，然後當我設計 Bubble Chair 時，因為物料的限制很難放在地面，於是我設計了吊起來的形式。

MP：那麼當你在攻讀設計時，有沒有那個設計師影響了你？

EA：其實沒有特別一位，我比較有興趣了解的不是設計師，而是建築師，因為起初我是想成為建築師的，像我會特地跑到 Bilbao 去看 Frank Gehry 的博物館建築。其實我並不認識甚麼設計師，Alvar Aalto 幾乎是唯一的一個，當然全芬蘭的人都認識他。當年我是在他的 summer cottage 結識他的，還記得他說了一些他和好朋友著名建築師 Frank Lloyd Wright 的故事。

對於我來說，Frank Gehry 是我最喜歡的建築師第一位，跟着是 Richard Meier，我有一本他的書，他被稱為 Mr. Clean，因為他所有的設計都是白色的。還有設計了羅浮宮那座金字塔的貝律銘，他另外有個作品是波士頓的 Kennedy 圖書館，我都很喜歡。當然還有 Frank Lloyd Wright，1967 年我有機會到東京旅行住在帝國酒店，那便是他

的設計，可惜後來給拆掉重建，我很幸運能看到原裝設計。

你們是甚麼時候到芬蘭的？有訪問了甚麼芬蘭設計師嗎？

MP：前天早上，第一天我們訪問了一位年輕女設計師 Linda Bergroth，她和 Ville Hara 合作設計了一座透明的 summer cottage，Ville Hara 便是設計了去年剛開幕的 Loyly 公共桑拿的建築師。

EA：啊！是市中心那座嗎？那是很好的設計，我非常喜歡，我們實在需要更多那樣的建築。

MP：我可以感受到你是很享受自己的工作，那是最理想的狀況。你又不會在限制下創作，不用受時間的壓力。你按照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所以每天都是可以同時創作和生活的一天，十分完美。

EA：是的，其實我活在設計裏，當我創



作的時候，我太太兒女都一起見證着整個過程，他們會見到我設計的原型，會表達他們喜歡或不喜歡的感覺。

MP：家人就像你的繆斯，也是測試你設計的人。

EA：是的。我通常一大清早便起身工作，有時有些概念會在睡覺的時候出現，於是和我一起床便開始畫圖。現在早上工作對我來說完全沒有問題，但晚上便不行了，因為腦袋要睡覺了。

MP：現在你很早睡覺嗎？

EA：也不一定，早晚都有，有時我四時起床，有時六時有時則八時，有時在日間我會小睡四十五分鐘，都沒有規定的。在這裏工作或進食都沒有特定時間的，我們便是活在這種輕鬆隨意的狀態。有時亦會進入城市裏見見朋友吃一頓好的。

MP：最近你還有一些地方想去旅行嗎？

EA：沒有特別的，或許瑞士吧，因為我喜歡滑雪，哪裏風景優美，恬靜如斯。我們有朋友住在 Gstaad 的，每年都會相約滑雪。去瑞士山裏滑雪和在芬蘭很不同的。其他沒有甚麼地方特別想去了，我這家便是最舒服的，為甚麼還要周圍去？！曾經有人邀請我到處演講，但我不喜歡這樣，因為我不太喜歡答問題，有時有些雜誌會傳來十條問題讓我回答，我會想很久很久，然後寫成十五頁的答案。我用芬蘭文寫，然後傳給在美國的

女兒幫我翻譯。我們便是這樣像一家庭公司的工作。

MP：你自己有沒有用電腦工作？

EA：只是上網看東西看資料，但從來不用電腦畫圖。

MP：但現在許多設計學生都用電腦工作。

EA：我不喜歡那樣，那會謀殺創作概念的精神。當你是為人而設計，便必須有一些比例一比一的圖來表達才行，像放到電腦裏便很容易扼殺了許多創意。所以徒手繪畫是很重要的，雖然電腦可以為你製造很多圖形的可能性，但沒有東西是現成的，或許所有東西都是現成的？例如意大利一家具公司叫我設計一個可以掛衣服的直身衣架，我畫了一棵樹在紙上，感覺很好，然後我以一比一的比例再畫，然後貼在牆上，再畫上我的 Bubble Chair，這樣他們才能意會到我的比例如何。後來他們真的做了一個一比一的原型出來，我去看了很滿意，可惜他們說要擱置這個生產計劃，於是我讓他們把原型送我放在家裏。

再後來一位芬蘭最大辦公室家具生產商來我家坐，說想我設計一個辦公室用的屏風，於是我便把這個樹的原型給他看，結果一拍即合，他們開始生產，現在這顆「樹」可以室外室內的放，而且還可以加裝燈飾讓它更漂亮，但成本卻很貴。

MP：你有使用過 3D printer 製作原型？

EA：我沒有用過，只認識一位好朋友在用。有一次我去意大利 Magis 的公司談項目，他們帶了我去另一家公司，哪裏有很多波鞋，原來他們是為一些國際名牌如 Nike 設計波鞋，亦用很多 3D printer 工作。

MP：我們可以見到你有很多書，你最喜歡讀甚麼書？

EA：都是一些和建築及設計有關的書，我的收藏很不錯的。這裏面亦有很多故事書是我太太的，因為她以前的工作是錄製音頻書籍，給盲人聽的書，後來公司搬到很遠的地方，於是她便離職了。另外有些是兒童書，給我兒女的。

其實我很開心有來自芬蘭以外的雜誌採訪我，因為芬蘭是一個只有五百萬人口的細小國家，我希望能有更多外國人認識我的設計。

臨離去我們請大師為我們電召的士，他真的便坐在 Ball Chair 裏拿起那個紅色電話筒就撥着號碼打出去了，有點回到過去有點超現實但又很窩心的感覺。就這樣我們在一個除了大師作品，還有許多沒有量產的原型的家裏瞬間便消磨了三個小時！大家不要忘記的是，這三小時裏基本上都是大師在滔滔不絕地分享他的喜樂生趣，你會明白為何年紀從來不是問題，只要你對生活能知足，對生命有追求，年齡多大都沒有關係，關鍵是每一天都能活得開心，而且忠於自己。

